

当代作家文库

■ 陈鲁民 著

冷眼热风

lengyanrefeng

中国文联出版社

冷眼热风

陈鲁民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冷眼热风/陈鲁民 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1999. 12

(当代作家文库/王 烈 主编)

ISBN 7 - 5059 - 3431 - 7

I . 冷… II . 陈… III . 杂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36166 号

书 名	冷眼热风
作 者	陈鲁民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尹龙元
封面设计	刘显中
印 刷	北京图文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235 千字
印 张	9.8
版 次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 - 3000 册
书 号	ISBN 7 - 5059 - 3431 - 7/I·2615
全套定价	160. 00 元
本册定价	19.00 元

自序

这本集子是我近十年来发表杂文的一个汇编。在此期间，其他文体的写作，我也偶尔涉猎，心有旁骛。但相比较而言，更偏爱杂文，在杂文创作上投入精力最大，花的时间最多，不经意间已写下千余篇，其中自然有自己满意的作品，但也不乏平庸应景之作，人云亦云之作，经再三筛选，定下这 133 篇，结集出版。

本书分为四个部分，各以发表时间为顺序排列。

卷一世象杂俎，主要是对大千世界市井百态发表议论，有褒有贬，或警世劝人，或呼唤呐喊，颇似一德育老师，虽絮絮叨叨，但也用心良苦。

卷二激浊扬清，着眼于鞭挞各种丑恶现象，口诛贪污腐败，笔伐封建余毒，鼓吹文明进步，宣扬科学民主。文风力争辛辣犀利，剖析务求一针见血，乍一看好似怒目金刚，但愿不要是泥塑菩萨。

卷三文苑碎语，就文化圈里的各种文化现象说三道四，对名流大家，有批评，有建议，并不心存敬畏；对当红明星，有讽喻，有调侃，更不奉若神明。当然，批评是否有理，讽喻是否到位，还请读者诸君自去判断。

卷四梦呓戏说，是想在写作手法上尝试，力求形式多样，有所创新，计有书信体，寓言体，故事新编，笑谈戏说等，力图于

诙谐中寓庄重，荒诞中见真知。

关于本书的书名，倒也颇费踌躇。原先想过好几个书名，譬如《挑灯看剑》、《千古寸心》、《听风吹雨》，有朋友说像散文集的名字，作罢。又取了《风雨鉴》、《渊鱼察》、《钟鼓集》，不是嫌太俗，就是别人才用过不久。最后想了个懒办法，干脆从本书中选一篇杂文的篇名作书名，于是有了现在的《冷眼热风》。要说这个书名就有多新奇醒目，那倒也未必，只是觉得深合我意，我以为，一个杂文作者最重要就是两条，一是头脑清醒，富于理性，即所谓“冷眼”；二是心肠要热，充满激情，即所谓“热风”，只有将二者有机结合，融会贯通，自觉做到“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才能写出有思想有文采有深度的传世佳作，自忖离此目标尚远，但我愿意努力追求，不断进步。

作为自序，已说得不少了，说多了不免有“卖瓜”之嫌，就此打住。最后还要感谢李书亮、周振国、李彬几位同志，在百忙之中帮助审阅书稿，并对本书提出宝贵修改意见。

陈鲁民

1999年5月4日

目 录

自序·····	(1)
---------	-----

卷一．世相杂俎

秋风切莫过江来·····	(3)
我们有鲁迅·····	(6)
说“打折”·····	(8)
颜回、冯驩与孟尝君·····	(10)
谁来修复维纳斯·····	(13)
人生不敢几回醉·····	(16)
戒戒“皇帝瘾”·····	(19)
宠辱不惊·····	(21)
享受寂寞·····	(24)
忘记年龄·····	(27)
刘备“善哭”与阿斗无泪·····	(30)
兰迪的奖金·····	(33)
“歌本位”与“科本位”·····	(35)
“健忘”也要挨打·····	(37)
人生浓淡总相宜·····	(39)

“臭街”规律·····	(41)
也说“莎士比亚是什么?”·····	(43)
陈寅恪的“博士帽”·····	(45)
矫情·····	(48)
“干得好”不如“×得好”?·····	(50)
“狗咬人”与“人咬狗”·····	(52)
“克隆”乱弹·····	(55)
“钱早熟”杞忧·····	(58)
“一律不复”与“每信必复”·····	(60)
“我就是我”·····	(62)
变脸·····	(64)
你想有一双蓝眼睛吗?·····	(66)
祝好人一生平安·····	(68)
法律不相信“美谈”·····	(70)
“不是叫,是请”·····	(72)
“一小损失”与“一无损失”·····	(74)
主要事迹:无·····	(77)
不长象牙的大象·····	(79)
此事古难全·····	(81)
怎一个“急”字了得?·····	(83)
“且去填词”与“先去种树”·····	(85)
暗淡那“刀光剑影”·····	(87)
“手发抖”与“交学费”·····	(89)
且慢“引为自豪”·····	(91)
“人尾巴”的功能·····	(93)
“启蒙时代”·····	(95)
“冷眼”与“热风”·····	(97)

卷二．激浊扬清

“公脸理论”及其他	(101)
人之将死	(103)
香港商人的“眼光”	(105)
“曲线拍马”	(108)
当官有什么“意思”	(110)
陈胜也是一面镜子	(112)
从“苹果效应”说起	(115)
“群众眼睛”与“领导眼睛”	(117)
官是×出来的	(120)
答陈鲁民先生书	(122)
奇人·奇事·奇碑	(124)
人何以变狗	(126)
“一块砖头”与“几块砖头”	(128)
“弄臣”这东西	(130)
“曹肱不可”辩	(133)
“啼象箸”与“大哥大”	(136)
“照脸安用二百里”	(138)
“开屏”与“露腴”	(140)
“暗示”种种	(142)
换个说法	(144)
辜鸿铭的“辫子”	(147)
“蛤蟆”为谁而叫？	(149)
腐败的“风险”与“回报”	(151)
要“同志”不要“老爷”	(153)

1958 年的中国粮食·····	(155)
寿，未必多辱·····	(158)
圆盘子·方孟子·····	(161)
修地堡、打麻雀与“鲁吹二号”·····	(163)
挖山仍须愚公·····	(166)
明熹宗的木匠活·····	(168)
考察西门庆·····	(170)
“十羊九牧”今昔谈·····	(172)
“看得破”与“忍得过”·····	(174)
“国葬”、“十滴水”及其他·····	(176)
劝君读读《钱本草》·····	(178)
害怕歪理·····	(180)
靠不住的柳下惠·····	(182)
渐悟、顿悟与“棒喝”·····	(185)
迟到的忏悔·····	(187)
办公室里的“故事”·····	(189)
“再苦不会苦总统”·····	(191)

卷三．文苑碎语

名人放个屁·····	(197)
病梅·怪犬·奇闻·····	(199)
中国人的“风光”·····	(201)
文人勿当“蚊子”·····	(203)
“一不留神”与《红楼梦》·····	(205)
杰克逊的“视觉误区”·····	(207)
“高帽市场”一瞥·····	(210)

“粗名”何以时髦？	(212)
历史学家，您多保重	(214)
你的“行情”我永远不懂	(216)
“走近××”不要太近	(218)
“浪淘尽”与“狼逃尽”	(221)
从戴厚英之死侃起	(223)
“瓜分”名人	(226)
“硬伤”	(228)
“星传”怎么写	(230)
与狼共舞	(232)
你以为你是谁	(234)
重赏之下，必有佳作？	(236)
文人“挖潜”	(238)
诗歌后面是杂文	(240)
第三只眼睛看传记	(242)
开发“隐私”	(244)
“自我感觉”太好	(246)

卷四．梦呓戏说

酒烈士·准酒烈士·候补酒烈士	(251)
我怕“热”	(253)
下一次会在哪里开？	(256)
关于“某某系某某第××代孙”	(258)
我也能演电影！	(260)
做一回“百万梦”？	(262)
“红烧”还是“清炖”？	(265)

写给乞乞科夫	(267)
“阻力”自述	(270)
听说《金瓶梅》开禁了	(272)
死了去见谁?	(274)
罗瓦塞尔太太您太傻——重读《项链》有感	(276)
“良心”“爱心”招领启事	(278)
林黛玉的“武功”	(280)
如今男人爱洗脚?	(282)
薛蟠诗歌研讨会纪实	(284)
给牛哥提个醒	(287)
古今诗词大赛	(289)
司马光砸缸之后	(291)
我想当球星	(294)
“学问”之道	(296)
“可爱”与“可靠”	(298)
男人的“坏”与女人的“坏”	(300)
“新道德法庭”写真	(302)
蚊界三题	(304)

卷 一

世相杂俎

秋风切莫过江来

时下，随着重奖得主的增多，“打秋风”者渐也多起来了。不管你是科技明星还是奥运冠军，不管与你缘分深浅，交情厚薄，随便找个理由，逮住就是一口，咬不着肉也咬一嘴毛。

“打秋风”，谁肥咬谁，看似简单，其实名堂也蛮多。沾亲带故的，要讲究一个“动之以情”。血浓于水，亲戚当属第一序列。于是钱红“家里不知从哪里冒出那么多八杆子打不着的亲戚”。邓亚萍“请了几百人的客。可有的亲戚总希望吃罢还要拿走些东西。没的拿，意见就大了。”友情为重，朋友也不可慢待。于是，多少有点交情的，似曾相识的，都纷纷以铁哥们、铁姐妹自居，一定要冠军们请客，而且一般饭店不行，非去王府、京伦王朝这样的高档饭店不可。

非亲非故的，要讲究“哀兵必胜”。“上有八十老母，下有三岁幼子，家中已近断顿，请你伸出援助之手”，这是一种。哀怜悲戚，不容你不往外掏钱，且赚你一掬同情之泪。“重病在身，无钱医治，不久于人世，盼你能发慈悲之心，救人于危难之中”，这又是一种。杨文意就接到一封信，笔者自称是个肾癌病人，换肾需要6万元，他已凑齐5万元，要杨捐赠一万元救人一命，字里行间，如诉如泣。杨文意动了侧隐之心，却不料每位金牌得主都同时收到这样一封信。险些造就一个“肾癌万元户”。

拉赞助，则讲究要“晓之以义”。搞文化活动的，强调精神文明如何如何重要；办学校的，告诉你教育怎样怎样功在当今，泽被后世；写剧本的，自然要说剧情如何如何动人，意义如何如何深远。总之，请你务必“出血”赞助，否则，那就是不仁不义。

“打秋风”还有一种“被动式”的，更是高明。沈阳军区230医院检验科技师王玉国一项科技成果获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获奖7000元。然而，碍于人情关系等诸多因素，他送给一百多人近6000元。那些得了好处沾了光的人说：“我们并没有害‘红眼病’，可人家王技师是个讲情谊的人，哪能不受这个情，再说得那么多钱，让大家都乐呵乐呵也是情理之事。”你看，没有伸手，不少拿钱，得了好处还卖乖，实乃“打秋风”中的上乘之举。

考证起来，“打秋风”也是古已有之的“国粹”之一。只不过花样远不及今人那样丰富罢了。明人陆燾云《世事通考》说：“打抽丰，因人丰富而抽索之，故曰打抽丰，俗话谓之打秋风者是也。”五代王定保《唐摭言》说：“当今北面官人，人则内贵，出则使臣，到所在打风打雨，你何不从之。”不过，打秋风虽称“国粹”，却素有恶名。《儒林外史》第四回说：“张世兄屡次打秋风，甚是可厌。”虽是憎恶，却也无奈。明《膏记罗织》则干脆拒于门外：“且把衙门掩上，如有星相求见与乡里来打抽丰的，不可放进。”《暖姝由笔》载靖江郭令辞谒客诗更不客气：“家有薄酒敬鬼神，秋风切莫过江来”。这诗也写得真够刺激的，如果哪位“秋风客”还有勇气再过江来，那就真是世上少见的“厚黑”大家了。

古为今用，重奖得主不妨也如法炮制，索性就把“秋风切莫过江来”写成大字，贴在门上广而告之，昭示天下。大约脸皮再

厚的秋风客也会望而却步，退避三舍。当然，出此损招，虽则一贴就灵，却未免失于宽厚，有悖国情，大概没有哪个重奖得主会让秋风客们这样下不了台的，毕竟大都是至爱亲朋嘛。

不过，秋风客们也应设身处地为重奖得主们想一下，重奖确实不少，可不论是文体夺冠，还是科技摘星，都是人家用血汗换来的，三更灯火五更鸡，人家搞科研正是挑灯夜战时，你却在蒙头睡大觉，鼾声如雷；夏练三伏，冬练三九，体育健儿挥汗如雨时，你却在绕树乘凉，围炉搓麻，潇洒得很。现如今，千辛万苦，千难万险，人家“革命成功了”，你却“下山来摘桃子”，就那么心安理得吗？

多咬人家一嘴也胖不起来，又落个“打秋风”恶名，让众人戳脊梁骨，何苦来着？就是人家重奖得主嘴上不说，眼睛里其实也明明白白地印着两个大字：讨厌！

（《解放军报》1993年1月19日，获1994年全国副刊评比一等奖）

我们有鲁迅

关于鲁迅，近日有两则消息颇引人注目，发人深思。

一是我国一位著名作家出访韩国时，对陪同访问的韩国教授赞扬其国家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这位教授虽面带喜色，但也很遗憾地说：“我们还有不足。”在作家的追问下，教授出人意料地答道：“我们没有鲁迅……”

一是《文艺报》报道了中国鲁迅研究会发表募捐启事的消息：“素仰您真诚关心精神文明建设，热爱鲁迅及其著作，特向您发出呼吁，希望在舆论和经费方面给予我们大力支持。”原因是鲁迅研究目前濒于困境：重要的研究著作难以出版，必要的学术会无法召开。目前，中国鲁迅研究会（国家一级学会）全年经费达 7000 元人民币，今后将逐年递减，直至停发。

这两件事联系起来，是有点“意思”的。“没有鲁迅”的韩国人，为此深感遗憾和欠缺；而“拥有鲁迅”的我们某些人，却并没有怎么当一回事。

如今是市场经济了，鲁迅那一套早就过时了——谈到鲁迅，常听到类似“高论”。说实话，鲁迅先生也并没有希望自己“精神不死”，相反倒是常把自己的文章列入“速朽”一类，而且再三叮嘱后人，自己死后要“赶快收敛，埋掉、拉倒”，“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而先生之所以今